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三十七回 收龍子龍君設宴 除道士道署停官

三緘與狐疑弟兄正在張望，忽然風聲響亮，黑霧濛濛。狐疑稟曰：「黑霧中有二男一女之形，不知何故？」三緘曰：「候彼駐下風車便知。」無何，三人墜下，三緘視之，乃三服、鳳女與一無名男子也。尚未詢及，三服拜而稟曰：「奉師之命，已收伏龍賓矣。」三緘曰：「伏之如何？」三服將大戰落花渡，以及追入蝦宮得鳳女解釋之言，一一詳述。三緘於是先傳鳳女而詢曰：「龍賓來此胡為？」鳳女曰：「弟子自辭師歸，龍君傳詔，談及季子龍賓，曾向紫霞門人復禮子言之，他日吾師雲遊，願聽調用於師，以求大道。茲已至此，望師賞收。」三緘曰：「學道之人，惟懼道無繼續，豈有願投門下者而吾反卻耶？所慮者彼係龍君子，貴重已極，恐不能甘受淡泊與此奔走之勞。彼如願入吾門，以求大道，務要心悅誠服，乃可收之。倘涉勉強，安知一片熱心，異日不化為冰水。」鳳女曰：「如是龍賓在此，師詳問之。」三緘將龍賓傳至，詢其意念若何。龍賓出自至誠，並無他說。三緘曰：「爾之虔心學道，固已如斯，然師教不可違，凡一去一來，皆要稟師，毋得擅傷物命。」龍賓唯唯。三緘喜，加彼道號為「棄海」焉。龍賓拜受畢，三緘曰：「師要週遊天下，以積外功。爾四人隨吾遊行，惟鳳女暫歸蝦宮，勤習所傳之道。當同游日，師自命人傳之。」鳳女曰：「師言如是，敢有不遵，但祈吾師不可忘卻弟子。」三緘曰：「這是自然。」鳳女拜別三緘，乘風竟去。三緘師徒行未數武，突然風聲濃濃，黑霧一團，迅速而至。三緘師徒停足視之，黑霧墜時，乃鳳女復退風車，後一小環身著青衣，立而不動。三緘曰：「弟子何去而復返，後面丫結屬何人哉？」鳳女曰：「東海龍君聞得師收龍賓為徒，不勝之喜，特命龍母丫結持柬請師，到彼水晶宮閒數日。」言已，丫結捧柬跪呈。三緘細閱，柬中詞切意真，慨然應諾。丫結曰：「仙官由陸路而去，必要月餘，如由水道而行，則頃刻可至。」三緘曰：「水道如何可行耶？」丫結曰：「若仙官樂由水道，自有舟楫渡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此可命舟來。」丫結手向空招，舟人欵乃一聲，打槳立至。舟闊而大，四面窗櫺。師徒上舟，推窗外望，波含島影，綠光翠色，疊疊重重，蓋世繪工亦所不及。

坐未片刻，丫結獻茗，入口如蘭。茗罷酒呈，氣香若桂。

師徒飲罷香酒，舟楫已在海心，但見海風細細，海浪層層。

丫結在舟一聲海角，霎時水面旌旗密布，人馬紛騰，絲竹管弦之音雜呈於耳。丫結見人馬已近，跪請三緘下舟。三緘曰：「水也如何可行乎？」丫結曰：「自有車輦以乘仙官。」三緘果到舟前，輿人扶掖上車，疾趨而去。俯視所游之道，儼若琉璃世界，潤滑易行。行約十數里，遙見金銀宮闕，高低掩映，密若蜂房。

三緘詢諸丫結曰：「前面金銀宮闕晶光射目者，何宮之府？」丫結曰：「龍宮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右一府第重重樓閣，較宮闕而稍矮者，又何宮之府？」丫結曰：「是乃烏澤相府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左之紅樹幹頭，紅光閃閃，種於一帶長廊之內，不知樹為何樹，廊為何官所居？」丫結曰：「是樹名珊瑚，其廊乃龍君閒遊之所，廊內花木極眾，但惜低小而不克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花如人世所種之牡丹芍藥乎？」丫結曰：「龍宮之花，原不同諸人世。」三緘曰：「其花何名？」丫結曰：「如珍珠花、瓊花、瑪瑙花以及碧蓮、白蓮，皆一開而不謝者也。」三緘舉目向西而望，一樓最高，不下數百餘層，有欄柵掩映者，有欄杆圍繞者，五色晶光，入目炫人。三緘不知何地，復問丫結曰：「是名『蜃樓』，海樓之最高者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樓之層數有幾？」丫結曰：「層數無窮，愈數愈廣。海內自龍君以下，皆不得知。惟老龍母知之，至今已為仙天上。」三緘曰：「樓之下廣平無際者，又是何地？」丫結曰：「海市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海市有凡人貿易否？」丫結曰：「海市中盡皆珠寶所生，各顯奇異。世人間有至此者，即得一二，不過如夜明、定風而已。其有絕妙寶物，或遇之而目不能視，或遇之而寶化為泥，以世人無此大福用此大寶也。」三緘方欲再詢，丫結曰：「海內文武來迎仙官矣。」三緘忙忙下車，諸官盛服恭迎。三緘師徒謙讓良久，向前而行。諸官隨後如雲，擁入龍宮，龍看階階迎接。三緘參拜畢，龍君轉拜之。賓主坐定，香茗獻後，宴設殿庭，中坐三緘、龍君，眾官陪飲，三緘徒眾兩旁並坐。珍奇海味，盡皆目所未經。酒過三觥，龍君手執碧玉寶瓶，立身言曰：「今承仙官辱臨敝海，酒肴之設粗鄙，拜迎之禮荒疏，自覺汗顏。想仙官夙抱仙根，生有仙骨，仙心慈淑，仙量寬宏，諒不見咎於異類也。茲者特備草函，迎得仙官入海，無他敬謝，還祈弗鄙蠢子不才，既獲收入門牆，尤冀嚴加教訓。倘有寸進，他日得成仙果，所賜良多。敬酒三巡，望仙官笑納。」三緘亦向龍君再拜言曰：「承龍君不棄小道，將季子拜在門下，殊深自愧。今蒙瑤函選詔，得睹仙容。師徒禮儀不週，切望龍君赦宥。」三緘說畢，仍坐席間，龍宮樂器齊鳴。

賓主歡飲一日，飲至海燈燃候，上宮下殿錯雜如星。三緘曰：「海內風光，真令人賞玩不盡。」龍君曰：「仙官樂玩海燈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然。」龍君遂命龜蝦二相，導之遊玩焉。二相導三緘左行，行至一處，名曰「海光院」，燈燃無數，美不勝收。轉過院東，海燈一樹長約百丈，燈光萬盞，如星下垂，時現五彩雲霞，閃爍不定，暫視則屹然一樹銀花，久視則下面海燈由下而上，上面海燈由上而下，牽連而貫珠，巧妙非人間所有。再為久視，則合樹之燈散而飛舞，或高或下，或遠或近，或後或前，如海燕穿花，不可名狀。定目旁視，又是一樹，由一樹分而為二，愈分愈眾，一時又合而為一，變化無窮。三緘異之，近樹撫燈，又渺然無物。二相曰：「是院無甚大觀，不若去到蜃樓，遍海之燈俱可全視。」言已，即導三緘過巷穿宮，無處非燈，目不暇賞。

恍恍惚惚，來至蜃樓，向上而登，約有十餘層之數。二相曰：「可矣。」遂將窗櫺推啟。三緘師徒憑窗一望，龍宮海燈百萬，無不見之，四面觀望，美景不同，巧妙亦別。蝦相謂龜相曰：「只徒玩賞燈光，亦無大趣，何不擊動樓鼓，以催海花？」龜相曰：「海花乃龍君玩賞之物，宜先奏請龍君，然後催之，以為仙官賞。」蝦相曰：「如是吾去奏請。」移時來樓，龜相詢曰：「准否？」蝦相曰：「准矣。吾已各府通信，囑合家眷屬同玩海花。」龜相曰：「賞花無酒，可乎？」蝦相曰：「龍君命排御宴，隨後即臨。」龜相曰：「龍君來耶？」蝦相曰：「龍君見管水將軍奏折，所奏民間不孝不悌以及瞞心昧己、奸詐邪淫者，實繁有徒。上皇降旨，敕死雷部者若干，火部者若干，瘟部、魔部、饑餓凍死部者若干。至救人民溺死水部者，自六月初一起，八月初一止，冊內逐一唱點，共計三十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一名。龍君悲人民頑梗，胡以受天地所生，不順天地之所生，溺死水中，屍骸屠於魚腹，心傷不已。故未能配及仙官，特將御宴送來，設於蜃樓，命吾二相開筵擊鼓，以催海花。」龜相聞言，顧謂僕從曰：「御宴曾設乎？」答曰：「設矣。」二相即請三緘師徒入座。諸官陪坐後，龜相擊動鼗鼓，聲如巨雷。初擊一通，海水翻波，高擁數丈，燈光下映，彩霞萬道，隨彼蕩漾焉。鼓擊二通，海波平息如水晶一片，潔無纖塵。鼓擊三通，倏然水底花開，五色相兼，其大如斗。每花心內現一美人，或品玉簫，或撫瑤琴，或吹玉笛。頃刻香風散溢，遍海皆花。中有蛺蝶如鶯，飛舞花間，燦若堆錦。至於目所未到者，不知更有幾何。玩賞久之，三緘師徒備於極目，蝦相將鐘一撞，花瓣齊飛，轉瞬之間化為烏有。

蜃樓宴罷，二相導三緘仍轉殿庭。龍君請入內宮，復以見田公主拜在門下。三緘喜，即以修煉之道傳之。將功傳餘，龍君手捧一瓶，向三緘言曰：「吾不敢久留仙官，特贈此瓶以為後用。」三緘拜受告辭，龍君率領諸官送上海舟，拱手而別。

舟人仍將三緘載至故處，師徒上拜，回首視之，舟去如飛，片時不見。三緘曰：「此次厚擾龍君矣，但不識所贈之瓶何名。」棄海曰：「是乃吾父宮內之飛龍瓶耳。」三緘亦未究其何用。為打點所遂之方，躊躇半晌，謂諸弟子曰：「東遊於海，東面之地已盡，征車播轉，可向南行。」諸弟子聞言，遂隨三緘竟向南去。

紫霞真人見三緘道將有得，所收門徒亦屬不凡，其心甚喜。

坐於洞府，慧眼遙觀，已知三緘南游去矣。轉過頭來，復禮子跪而稟曰：「七竅自郝相招親，海南上任後，專聽蚌精言語，嚴捕習道之士，以閉道門。師將如何？」紫霞默會片時，曰：「師自有以止之。不然三緘此際，化身之法尚無，游至海南，必為所困。」且說七竅前為道士作一對兒，怨抱胸懷，總欲盡天下之道士而誅之，以消此恨，兼以珠光蚌女巧賣風流，頻來鶯聲，牀頭刁

弄，似乎與習道者有殺父之仇。所以自到海南，日以捕捉道士為事，刑極酷虐，成法不依夫朝廷，心念恃郝相權高，故如此肆無忌憚。紫霞為復禮子所稟，思欲設一疑案，以罷其官，雖有郝相調停，失之不久，然暫為退黜，亦可稍息虎威。待三緘化身道成，好挽轉彼心，復還仙位。策已議定，命復禮子下得塵世，巧設疑案，附耳教之。

復禮子乘雲天半，俯覬海南，壞盡膏腴，人皆殷富，即將雲頭按下，墜在城內。打聽官聲，果於他端則寬以相待，惟禁習道一事嚴且酷焉。寺觀之中，凡屬挽髻道形，盡行逐去，另易僧侶以作住持。復禮子訪之已悉，心甚惡之。正值是郡辦理大士醮筵，復禮子化草為兵，折蕉為纛，傍晚之際，喊聲震地，竟入海南。候到天曉，兵卒出城屯紮，其眾如林。七竅吩咐役吏緊閉城門。剛近二更，兵卒復至，城門自關，自此在城盤踞，晝夜喧嘩，街巷居民，惶恐奔竄。然雖不堪鬧攘，初未擾及七竅衙內。七竅於賊初亂，文已到都。上命兵部侍郎湯文璽領兵剿除。待大兵來時，復禮子早撤兵卒出城，紮於海島之上。文璽領兵攻擊，復禮子與之對壘，大兵連敗下風。文璽暗用軍機，息鼓偃旗，乘夜直抵海島，天剛發白，一擁而上，斬殺賊兵無數，擒了賊首，方入海南。

午後升帳，審詢賊首曰：「凡為天子百姓，食王水土，當報君恩。聖上薄斂省刑，愛恤子民，無殊保赤，爾胡膽敢逆朝廷之法而作亂乎？古往今來叛民逆賊，始而猖獗，銳氣難當，在彼之心，以為天意所屬。不知一代聖主，效靈者山川社稷，扶助者文武臣僚，曾不幾時，賊黨概就敗亡，誅及九族。至愚至蠢，莫過於斯。欲以一介凡夫而僭號稱王，何不自諒乃爾。

今者全賊被誅，獨爾一人入吾掌握，爾即展翅亦難逃矣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吾本村野俗子，烏敢叛逆朝廷。所恃以叛逆者，海南太守七竅耳。」文璽曰：「爾何所恃於七竅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乃綠林盜魁，爪牙頗眾，常於海南地面搶掠村民。七竅見案積如山，反與吾輩彌縫，未嘗示禁效。吾輩亦無畏懼，因而叛逆釀成。彼於當時如見搶掠之案嚴為禁止，焉致大逆如是乎？吾輩之死，實七竅害之也。」文璽曰：「七竅為官，未必全無禁耶？」復禮子曰：「七竅之示禁有二。」文璽曰：「二禁為何？」復禮子曰：「一禁漁人捕蚌，殺蚌與殺人之罪同；一禁習道者流，嚴而又酷。」文璽曰：「是二者非關緊要，何必禁之。」遂命營兵傳七竅進帳。七竅至，打躬後，坐於一旁。文璽笑曰：「爾為太守，兼司道篆，何得護賊害民？」七竅曰：「卑職哪裡護賊？」文璽曰：「現有首賊在茲，爾自審詢。」七竅怒氣勃勃，吼謂役吏曰：「提首賊來。」役吏應聲，將復禮子扭到。七竅指定大罵曰：「吾在海南為窟，未曾虧負爾等，爾何不守國法，叛逆朝廷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非爾教，誰敢叛逆？」七竅曰：「胡說，吾如何教爾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吾輩千有餘人，常常搶掠民間，百姓具稟，呈詞不下數百，承七竅兄善為彌縫，未嘗嚴禁片語。吾輩敢於叛逆者，職是故耳，非爾教而何？」七竅聞言怒甚，命役將賊叉下鞭死，以塞其口。文璽曰：「此賊乃皇上要犯，爾敢擊耶？可速與吾同歸都下，面聖後再回海南。」七竅無詞，先發家眷入都，候將符篆交卸，始與文璽緩緩同行。

珠蓮歸，以失官情由告之父親郝相，郝相命僕急與文璽寄音信於半途。文璽拆而視之，無非欲全七竅官品之意。